



心田萌生的綠意—— 城市文學節2012開幕暨座談會

日期： 2012年4月13日 上午10:30 – 中午12:30

地點： 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惠卿劇院

出席： 張小虹教授、毛尖、陳子善教授、章詒和、林沛理、黃子平教授、
廖偉棠、張煒、焦桐、閻連科、鄭愁予教授、楊揚教授

主持： 鄭培凱教授

紀錄： 張家希、林海妮、黃國柱

主持：

今天我們非常高興，可以藉著文學節這個機會濟濟一堂，多位名家將會跟大家交流，談談他們寫作的經驗。城市文學獎分為四個部分，小說、散文、詩歌跟文化評論。所以我們今天請來的名家也有小說家、詩人、散文家和文化評論家。我們希望文學獎可以提高港澳地區青年對寫作的興趣。我非常感謝今年支持這個活動的恒生銀行，還有香港藝術發展局跟澳門基金會。



■ 鄭培凱

張小虹：

我覺得文化評論家先天要有一個條件，就是要有一身反骨，所以我上來就是要唱反調。「嚮往自然」，當初我看到這個題目時馬上想到張愛玲。張愛玲喜歡講一句話：「在我還沒看到大海之前，其實我先看到大海的圖畫。」也就是說，我們透過文字、圖像看到自然。其實我還沒有來到香港之前已經透過大量的圖像跟文字在認識香港。自然到底有多自然？在我們介紹自然的時候，已經有幾百年幾千年的文字跟影像的累積，然後我們透過這些東西看自然。同時我覺得「嚮往」這兩個字也很有趣。就是說如果你身在此山中，大概你不會嚮往此山。「嚮往」二字，本身就代表一種脫離，一種對這個樂園的失落而又想回到原初的一個狀態。這四個字，很貼切的說明了我身為現代人，永遠沒有辦法接觸到自然，永遠在嚮往的狀態裡。



■ 張小虹



■ 毛尖

毛尖：

我經常跑到外面去玩，也是以嚮往自然的名義去玩。但是我去到沒法上網的地方就想回家。沒能上網，就像跟這個世界失去連繫一樣，覺得自己好像被遺忘。

「嚮往自然」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自然？對我來說也很迷茫。比如我帶小孩到外面玩，他看到玻璃會用手去弄。所以我和孩子對自然的看法已經很不一樣。而關於甚麼是自然，可能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。是不是山水就是自然？或者一個沒有高科技的世界就是自然？我覺得廿一世紀，有一個新的自然。



■ 陳子善

陳子善：

我們都生活在都市裡面，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。我在農村裡生活過一段時間，還是覺得這未必就是自然。有一樣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夕陽西下時，拿著鋤頭到稻田裡，看著夕陽甚麼時候沉下去，這個時候這種感覺。在上海看不到夕陽，因為高樓太多，就會想到如果再到農村去就好。這就是在城市裡嚮往農村，在農村裡嚮往城市。在農村裡就等於自然，根本是胡說八道。每個人心目中也有一个自然。我也有屬於自己的自然，只是這個心中的自然，到現在還沒有找到。

章詒和：

我講兩點。我現在發現自然界也不自然，人也不自然。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，就比如說我們黨和國家開重要會議，前排就座的人老板著臉，我覺

得他們都不太自然。他們和西方政要有一個鮮明的對比，就是說人的自然狀態是甚麼，你要真實的表達出來。這個在大陸已經有六十多年了，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自然本真的狀態，真實的狀態，把它們表達出來，可能比嚮往一座山、一條河、看夕陽看大海，對於大陸人來講更為重要。

我常常覺得在大陸我失去了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失去了自我，這是非常悲哀的。所以在臺灣和香港講課，我常常都會落淚，然後人們都很奇怪，說章詒和一上去就先落淚，為甚麼呢？就是我覺得你們自然和自由，在大陸是不可以的。所以我希望每個人要先珍惜你的內心生活，珍惜你的最真實的一面，不要變成像前排就座的臉孔（笑）。反正大陸最高權力要重新洗牌，我希望下一屆九個常委能在前排就座時更自然一些，讓老百姓覺得親切，我覺得這非常重要。

我要講的第二點是關於大自然。前不久去了不丹，對我來講是顛覆性的。因為不丹並不富有，但是那裡的人好快樂。不丹的地方很豐富，但是不丹不開放。不丹的水力資源挺好，因為有珠穆朗瑪峰。然後你就開始想，他們很快樂，是不是非要富裕，人才能快樂呢？還有他們過著很原始的生活，就煮煮然後把橄欖油放在鹽巴飯，那是不是講原始的東西就非常落後？還有傳統和現代是不是一對死結，還有究竟高科技給人類帶來了甚麼？我們連繫得空前密切，手機、電腦甚麼的，但我們的心隔得很遠。但是在不丹都沒有。還有就是不丹沒有很專業的藝術家，所有的人都是藝術家，家裡街上舞台寺廟，他們隨時隨地可以唱可以跳可以玩，國王四點鐘下班，然後四門大開，任何人都可以到王宮去看。我在想，徹底的高速度開放是不是全都好？我到不丹之前本來就有失眠症，這些就讓我想到很多：我們到底向前走了多少；我們往前走的時候到底失去了甚麼，失去了最多的是自然，這個自然是包括大自然，也包括人類本身。謝謝。



■ 章詒和



■ 林沛理

林沛理：

城市大學是香港唯一一間在購物中心裡的大學（笑）。那麼經常用自然作主題，會否反映城市大學或鄭培凱教授的一種焦慮，覺得城市大學好像跟大自然割離了？我記得中文大學跟大自然的距離很近，就很少提到跟大自然的關係；香港大學是另一間在城市裡的大學，則以跟大自然沒有關係為榮。這是很有趣的現象。

其實我覺得城市人其中一個原罪，就是跟mother nature關係好像越來越疏離。剛才毛尖也提過，其實對現代人來說，真正的大自然是甚麼？其實就是互聯網。如果你將大自然和互聯網比較，有很多共通地方。互聯網包羅萬有，要找甚麼也可以。它提供一切你需要的東西，跟大自然真的很像。其實現代人每天都在做一些很不自然的事，例如拿著iPhone不停按，例如拿著iPad不停上Facebook，吃一碗牛腩麵也要放上網，諸如此類。其實這些在未有互聯網之前，未有iPhone之前，全都很不自然，但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很自然的行為。所謂自然有一個second nature概念，自然其實是習性而非天性。我覺得現在香港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就是，城市人跟城市的關係建立在否定跟自然的關係上，而整個現代科技發展由最初逃避自然，即escape from nature，到了現在甚至取代自然。整個科技發展，iPhone，iPad，internet，就是令我們覺得不需要大自然，反而到了一個地步當我們真正到了大自然的環境裡，覺得非常不自然。這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弔詭的情況。我們跟自然最密切的是時候，就是大型天災時——海嘯、颱風。那個時候我覺得就是大自然開腔，跟我們說話，然後我們就會有很多領悟和啟示，覺得人類文明如何發達科技如何發達，都要對大自然存有敬畏。就是說，現代人類跟大自然的關係，只有在一個很極端的情況之下，甚至在一個危險的情況下，才會意識到大自然的存在。這些都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。

黃子平：

「嚮往自然」這種作文題目，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一種題目。小學老師愛出「我的理想」、「我的將來」等題目。通常我都寫得很好，貼堂。我想說的是，這個題目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孔夫子就出過，他對學生說：「各言其志。」大家說說「我的理想」。大弟子子路是最勇敢的人，第一個舉手說：「我呀，要進入政治局當常委，甚麼南海東海北海，全都在我控制範圍。」孔老師面無表情。第二個發言的是冉有，他是一個生意人，發現大師兄吹的太大了，目標訂得小一點，就說：「我呀，要到南方一個島上發展地產，賺很多很多錢，蓋很多很多房，然後永遠不撤資。」孔老師還是面無表情。然後輪到曾子說：「我的理想就是復活節放假的時候，天氣暖和了，到沙灘去衝浪，跟幾個好朋友一起。」孔老師就微笑說：「你的嚮往就是我的嚮往。」所以這個作文A+！



■ 黃子平

提到「自然」這個詞，其實不是儒家提出的。老子說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，修辭上叫作「聯珠」，一個一個發過來。「聯珠」這種修辭是一種很陰險的修辭是吧？因為它這種共同的語法結構把不同的命題串在一起。「人發地，地發天」，地和天都是可以看見的；到了自然，自然是看不見的，它沒法「發」。所以「自然」這個東西在道家思想裡，是一個哲學。它不是不做事情，只是無為和無不為，就是說，它做了事情讓你覺得沒做事情，這叫自然。

廖偉棠：

黃子平教授講得太精采了。我收到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它貌似容易，其實很難，肯定費盡心思都想不出怎麼寫一篇好的文章。近來我看到的詩文，往往從技巧上看很不自然。寫作的一種毛病，就是想炫技，想要讓評判看看自己有多厲害多牛逼。大家都很矯飾，在修辭上又用盡各種華麗的修辭來描寫對自然的嚮往。這是相當大的一個悖論。所以我今



■ 廖偉棠

天想談的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談自然，就是從寫作的角度談自然。我要談兩點，第一是寫作的取材。我想到了司空圖的《二十四詩品》，不是有一品是自然嗎？它第一句是「俯拾即是，不取諸鄰」。就是說，在你身邊的就是你寫作的素材，學習的對象。這跟我們年輕人奉行的理念很不一樣。年輕時寫作，喜歡「生活在別處」：只有在別處的東西，別處人所追求的，才是最牛逼的，才是寫出來最輝煌的。若寫現在上班下班，擠地鐵生活，那

算是甚麼文學？但司空圖說從你身邊所發生的東西取材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然。他這種風格，到了現代詩歌裡，得到了繼承。如美國詩人Gary Snyder，他本身是一個嬉皮，是個垮掉的一代，過著狂放生活。但他後來變成了一個自然生態作家，他生活在大自然之中，住在森林裡，自己砍柴伐木，自給自足，然後他的寫作全是捍衛另一種美國精神，一種大自然的價值。他有一首詩我特別喜歡，是寫他教他兒子做木工。他說，他拿著斧頭敲東西時，他就想到這個斧頭本來是用木頭做的。就像陸機《文賦》裡的一句話：「操斧伐柯，雖取則不遠」。有時候我們寫作老是會選一些很遙遠的東西，沒想到身邊就有很多抒發對象。

剛才章詒和女士提到「人要自然」這一點。寫詩寫文，先要做好人。「自然人」是甚麼？就是「自然而然」，我覺得這個詞對於寫作很重要。「自然而然」，可以理解為「你自己是甚麼樣，你就怎麼樣」。要珍惜和面對你本來的性格，你的稟性、風格，而不是說現在流行村上春樹，我也來讀村上春樹。

張煒：

前幾年我來香港，有幸跟培凱、隆溪教授去看東山，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後來西貢、南丫島我都去過。香港山水之美，讓人驚嘆。這讓我想到，香港人很幸福，他們擁有這麼好的山水，香港的寫作人可以更好的寫一下

香港的大自然。香港的文學，寫城市生活的還是偏多，也寫得更好。說到我個人的閱讀史，我發覺我接觸大作家，他們寫大自然部分特別多，作品的空間感很大。我一直覺得人的心理空間與地理空間大致有關係，人經常到大自然那邊去，個人跟大自然有磨擦，有感悟，這樣可以影響到你心裡空間，在表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會有所不同。這樣到了二十世紀之後，空間感就差了，心理空間拓展，變得曲折，變成寫現代人的變異、異化現象，這是拓展也很好。但是，就沒有了文學的空間感。怎樣寫都好，作品要很誠懇，就是好的文學，很真實的感情，會非常好。

焦桐：

我生活在城市裡面，大概從小到大都關在一個框框裡面，都在辦公室，搭公車，搭地鐵，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面，難免就會嚮往自然。我想談一段大學剛畢業的愛情故事，因為它跟嚮往自然有一點關係。我一見鍾情愛上了我的學妹，想追求她。有天晚上，我找不到話題，就說天上的星星好亮，她說我幾年前在玉山山頂上看到的星星有一種壓迫感。我想，她那麼喜歡爬山，我一定要認真爬山，有一天才有機會接近她。第二天我就跑到中華山岳協會、臺北山岳協會去報名，看見一群歐巴桑，我說我來報名，他們說百岳你爬過幾座？我問百岳是甚麼，那時候我對山一點概念都沒有。那你爬過郊山嗎？我說郊山在哪裡。郊山就是像陽明山、觀音山這種山啊。我說我沒有去過。他們說你沒有資格跟我們去。一個大男人被一群歐巴桑如此的拒絕。我立即搭公車，到臺北的山岳學會，



■ 張煒



■ 焦桐

他們問我百岳爬過幾座，同樣的問題，這次我有經驗了，我就吹牛，說爬過幾十座。可以，你可以跟我們去爬。於是我們在禮拜五的晚上出發，坐在一輛卡車裡面，我完全無法睡覺。沒有床我怎樣睡覺？我沒法這樣在大自然裡面。到了登山口，他們開始爬，說四十分鐘就會登頂。我因為沒有運動的習慣，又怕死，背包裝滿各種食物，所以五分鐘後我就扒在草地上喘氣，完全走不動。後來他們一直走，走到第十分鐘我就掉隊了，真是有一種「千山我獨行」的感覺。那時我邊走邊問，為甚麼我不在家睡覺？為甚麼在這裡受難？但是因為想追求女孩子的決心非常堅定，所以我繼續練習。我每天花最少兩小時做各種運動。我還去報名參加玉山九岳十一峰行山團，要在山上十一天。我打電話給學妹，我問我們一起去好嗎？我心裡想，在山上照顧十天，那總應該有一點機會吧。她答應了。於是我每天更加認真練習。我用單腳跳，每天跳上跳下，背著背包，練習平衡力，又每天慢跑兩個小時，非常認真。可是我在出發前一天的晚上，在單腳跳樓梯的時候，藝高人膽大，跳下來時在兩階跟三階之間有一點猶疑的時候摔下來了，粉身碎骨。我打電話給她，我說明天不能去，她不相信，以為我在耍她。那是我們最後一次通電話了。可是玉山變成了我一種永遠不能完成的夢想。目前為止我爬過的百岳有二十幾座，可是玉山我一直沒有上去過。但是大自然變成了一種啟迪。有一位美術家在當大學教授時，聽見外面有鳥的啼叫聲，便走到牠旁邊聽，他好像頓悟了一樣，忽然醒過來，匆匆忙忙跑回去，跟同學們說對

不起，我跟春天有一個約會，從此不再教書了。他跟春天的約會，就是跟大自然的約會，跟生命裡某些很值得珍惜、值得我們把握的一些機緣約會。

閻連科：

今天發生了兩件事情，都非常值得回味。第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大，又非常非常小，就是朝鮮火箭試驗失敗了。全世界都在幸災樂禍，但朝鮮人正在哭泣，痛哭流涕。這件事當然非常大，關於全世界的未



■ 閻連科

來，但是它也非常的小，過幾天、半個月之後，我們就不再去談它。過了明年我們會忘記它。放在歷史的長河中，隨著時間的消逝，會被我們忘記。就像內地的孩子，如果不去學，就會認為毛澤東非常的遙遠，不知道他是誰。確實已經有很多孩子不知道他是誰。另一件事情非常小，又非常大，就是今天我們討論的這個自然。在歷史長河中，這事今天會討論下去，明天會討論下去，我們還會一輩子討論下去，這個討論會被記錄下來，或者融進整個人類記憶的長河，繼續討論下去。但是那個火箭丟掉就丟掉了，我們就不需要去記住它。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就是誰擁有自然，我們到底有沒有自然。確實我們之所以要討論自然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它。我覺得三種人可以擁有自然。第一種人是特別擁有權力的人，另一種是特別有錢的人，第三是特別窮的人。窮的老百姓，他們能擁有自然，但不能把大自然抱在懷裡，反而是大自然把他們抱在懷裡。我想這是非常不賴的事情。但今天出現了一個處境，就是這三種人都不能擁有大自然了。特別是有權有錢的也不能擁有自然，和我們一樣的處境。

鄭愁予：

我想由最早的詩來講嚮往自然。人類是出於自然的一種動物，在大自然中發展文明，建立領導中心，利用自然的各種景象，產生偉大力量。所以與大自然的關係是二分一。這個人民的精神可以詩為證，《卿雲歌》說：「卿雲爛兮，絪縕縕兮。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。」卿雲是陽光照在雲反射的光，非常美麗。爛兮當然就是燦爛了。絪縕縕兮，表示當時已經有了文明，縕縕是形容雲的美。日月光華，我們都知道日月，抬頭就看到它們，光華照耀世界，百花齊發。

對現在人來說，有錢的人，可以有機會親近自然，到峇里島渡假，然而心中不免想起城市的煩憂。坐郵輪可以看海，海平線環繞著，純粹的自



■ 鄭愁予

然，但永遠會停在繁華都市的碼頭。所以自然不僅是奢侈，還是一個夢境。

現在年輕人在電視機前面，玩的game多半是打架，和機器人對戰，完全沒有自然的背景。年輕人都坐在辦公室裡，已經離開了自然；教學系統也有問題，沒有機會讓他們多接觸自然。我說的自然而不是寫作的自然，是大自然。我想起了一首詩，是王維送友人歸南山的《送別》：「下馬飲君酒，問君何所之。君言不得意，歸臥南山陲。但去莫復問，白雲無盡時。」這是嚮往自然的最好例子。謝謝各位。



■ 楊揚

楊揚：

剛才我們說了很多生活中不自然的東西。實際上人類世界非常複雜，當處於大自然，就會嚮往不自然的東西；當不自然的東西太多，又會嚮往自然的東西，循環不息。

對嚮往自然喊得最響的往往都是城裡人，所以我想這也是一個基本的規則。一個農民，或者是在農村住宿比較長的人，大概不會呼喊嚮往自然。嚮往自然其實

是一個現代主題，或者是一個現代人的精神面貌。我們研究文學的人，大概都也會有這種感受，就是有所謂城市病，或者寫作症。傳統的作家，像李白杜甫，他們心理比較健康，但現代很多作家，特別是當代的作家，基本上都是「病人」，是懷著一顆病態的心，去書寫自己的精神。

我經常跟身邊人的說，你要到長江去，要到西藏去，你會感覺到自然山水對人心的塑造。去了以後，你會覺得人有一種超越性，不會給現在的困頓，給現代化的東西抑縮。

在西藏時，我有非常深刻的經歷。大家都覺得西藏景色美，但是到西藏也有一個問題：你會發現 生條件確是一個問題，到西藏令你最忍受不了的，就是廁所。一個農民不會把廁所擺在小說裡，因為田野便是他的

廁所。在城市裡面習慣了，自然而然，跑到房間裡去找廁所；鄉村裡的自然，就是跑到樹林裡上廁。我們這些人受到教化，所以想找一個乾淨的廁所。在西藏時，我發現了一個乾淨的廁所，是江澤民用過的，我想江澤民用過的廁所，肯定乾淨，拼命往裡面跑，其實這個廁所跟其他廁所一模一樣，我乾脆跑到樹林裡去了。

所以城市人的自然，跟西藏草原的自然，是兩碼子事。我帶眼睛到處看，帶著一個嘴，到處品嚐這個世界，我說我們現代人的智慧，跟古代人是不同的，所以我嚮往古代的自然，那是一個充份開放的自然。今天這個自然，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東西？我想只有在尋找的過程當中，每個人才能有所收穫，重要的還是尋找的過程。